

朝花夕拾

在浩瀚星空下,位于原野上的朝鲁门姨父孤零零的小窝铺,就像大海中漂泊的小舟,那么渺小。当晨曦来临的时候,风渐渐停息了,远处的雾岚里地平线上露出鱼肚皮白,传来养畜牧河的流水声……

对一条河流的回望

■ 高坚

额勒本石泊河有很多的鱼,也有很多很多故事。我的乌兰姨妈家在额勒本石泊住,离河很近,一开门就可以看到养畜牧河。养畜牧河在额勒本石泊拐了一个八字形的弯,湍急的河水变得温顺起来。这里有一个动人的传说,听乌兰姨妈讲,额勒本石泊以前没有一户人家,有一天,一个叫德勒黑的六七岁小男孩流浪到了这里,涉水过了养畜牧河。由于几天没有讨到饭,他又饿又累,走到河中间时就昏死过去了。这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,一个美丽的小姑娘迅速游过来,把昏死过去的德勒黑托上岸,又给他喂水喂饭。等他醒过来时,只看到一个像鱼一样的美丽少女游回了养畜牧河。德勒黑就在河边搭起简单的窝棚,开荒种地,后来,就在额勒本石泊娶妻生子,乌兰姨妈说德勒黑的妻子就是养畜牧河里的鱼公主,所以,当地人都把自己当成德勒黑的后代,就把养畜牧河里的鱼看作是皈依在人间的的神,也是繁衍自己的祖先。无论生活多么艰苦,没有一个人去捕捞食用,更没有人去贩卖贴补家用。

每到寒暑假,我都会到乌兰姨妈家长住,因为乌兰姨妈家有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表妹,名字叫琪琪格,我们在一起玩耍,这是我长住姨妈家其中的一个理由。姨父朝鲁门是地地道道的蒙古族,一点汉语也不会,表妹琪琪格也是,乌兰姨妈曾经随外祖父下放到我出生的牧场生活过很长时间,牧场上大多数人都说汉语,所以乌兰姨妈和我的母亲一样,蒙汉语都通。于是,我和朝鲁门姨父还有琪琪格表妹的沟通都由乌兰姨妈做翻译。更多的时候,我和琪琪格表妹很有默契,吃完饭了,就一起奔向坡下的养畜牧河,去捉河里的鱼。

每次我和琪琪格下河捉鱼,都是在乌兰姨妈规定的“吃完饭后”。乌兰姨妈说吃完饭后体力足,水凉也不会生病,特别是小姑娘更得注意。而且,乌兰姨妈还会郑重地把有关养畜牧河里的鱼的故事,用蒙语和汉语分别给我和琪琪格讲一遍,中心思想是千万不要伤害每一条鱼。她亲自把我们俩送出大门,一直在门前守望,我们俩稍微往里走一点,她就会大声呼喊。中间也会嘱咐几遍不要伤害每一条鱼。刚下河时,我们会把河水搅浑,也会把鱼

惊跑。但额勒本石泊的鱼好像天生就对人有亲近感似的,我和琪琪格在河里一动不动地站一会儿,鱼就会游过来。琪琪格用双手合成碗状,然后突然从下往上舀上来,就把鱼网在手心里了。开始时我不会捉,虽然能捉到鱼,但是鱼一滑就逃跑了,等再下手时,鱼们早都不见了踪影。我索性就给琪琪格打下手,端着玻璃罐头瓶,她捉到鱼后,我马上把玻璃罐头瓶递过去。这样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捉十几条鱼,仿佛我们把从前感人的故事盛放在了玻璃罐头瓶里。然后,我们俩就会在姨妈的召唤中兴高采烈地跑回家。

每次捉到鱼后,我和琪琪格就整天守着玻璃罐头瓶观察。看鱼在玻璃罐头瓶里自由自在地游动。但过了不两天,乌兰姨妈就会嘱咐琪琪格带着我把捉到的鱼,放回额勒本石泊的河里。

有一年,琪琪格要去奶奶家小住一段时间,我就央求朝鲁门姨父要陪他位于养畜牧河畔的牛窝铺作伴,在乌兰姨妈勉强同意后,我随朝鲁门姨父来到牛窝铺。深夜,从养畜牧河畔吹过来的风,摇晃着朝鲁门姨父的牛窝铺,架牛窝铺的榆木横梁被风吹的嘎吱嘎吱一直在响,我第一次失眠了……

我时常回忆起我陪朝鲁门姨父在养畜牧河边放牛的情景,虽然他把手工撵制的山羊毛毡子给我铺上,但还是有潮气让衣服粘在身上。喝了酒的朝鲁门姨父,在酒精的作用下,早已进入梦乡,而且鼾声如雷,我却睡不着了。索性,我就坐在窝铺的门口看星空,那种感觉很奇妙,虽然星星离我们那么远,但连在一起的星座到银河就使得夜空显得壮阔了。在浩瀚星空下,位于原野上的朝鲁门姨父孤零零的小窝铺,就像大海中漂泊的小舟,那么渺小。当晨曦来临的时候,风渐渐停息了,远处的雾岚里地平线上露出鱼肚皮白,太阳将要露头,传来养畜牧河的流水声。窝铺外各种青草和野花上面是密密麻麻的露珠,像一座座宫殿,里面一定住着一颗颗昨夜的星辰。

围栏里的牛开始此起彼伏地叫了,打开围栏的门,我甩着长鞭,一个一个放它们出来,防止它们相互顶撞,不一会,一群牛就悠闲自得地在养畜牧河畔吃草。这时太阳升起来了,河面上波光粼粼,喝足水的牛站在河里,甩着尾巴驱赶蚊蝇。在太阳光的作用下,牛身上就像披着

绸缎一样。各种颜色的牛像一匹匹多彩的绸缎,装饰着养畜牧河畔。

中午歇晌的时候,牛群进了围栏,朝鲁门姨父就会走出窝铺,四处采成熟的花籽和草籽,那些成熟的花和草的籽粒,突然被粗糙的一双大手采撮显然不乐意,它想象它的结局应该是被风摇落,安睡在土壤里,等一场春雪融化后,萌芽,破土,开花,结果……当它被一双粗糙的大手采撮后,它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。这是牧归后朝鲁门姨父采摘花籽和草籽时,我看到那些五颜六色的籽粒的奇怪想法。朝鲁门姨父回来后把草籽放到窝铺里他床边专用的帆布袋里。我一直好奇他采这些花籽和草籽做什么用,因为语言不通,我一直不得答案。我记得朝鲁门姨父采的是一种叫老鹳碱的植物的籽粒,这我印象最深,因为它果实嫩的时候可以吃了。等成熟了牛群踩踏后,就会炸裂,像蒲公英和芦花一样漫天飞舞。还有萨日朗、鸽子花、狗尾巴草。

每当一场秋风吹过,窝铺里一天比一天冷了,就得把牛群赶回家撤窝铺了。撤窝铺的时候,朝鲁门姨父求了几个嘎查里的人开着两辆四轮车,一辆装围栏的水泥桩和网围栏,一辆装窝铺里的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品。待这些活计干完后,他们又把搭窝铺的地方用铁锹铲平,再用镐头打出一趟趟的垄。朝鲁门姨父在帆布袋里掏出事先采摘的花籽和草籽,均匀地撒在垄沟里。等朝鲁门姨父把花籽和草籽都种完后,他会进行一个祭拜仪式,然后就会和来帮忙的人开怀畅饮,酒喝到高潮时,平时少言寡语的朝鲁门姨父唱起了长调,虽然是我听不懂的蒙古语。但我能感受到歌声里流露出的浓浓乡愁。那一天,朝鲁门姨父喝醉了。

这块土地,曾经接受了一个牧牛汉子,容纳了牛群的践踏,也有了烟火气。但一片草地不需要烟火气,它需要的是各种花和草,来弥补受到的伤害。这些朝鲁门姨父都懂,他将自己采摘的花籽和草籽还给了这片草地,我想那些花籽和草籽,终于像我一样解开了心底的谜团,可以安心地在养畜牧河畔睡熟了。

一日复一日,朝鲁门姨父就这样与他的牛群、他的草地、他的养畜牧河,一起走过一个又一个春天,他不再青春,但这片草地一定会繁花似锦,草木茂盛,一定的,等一场春雪或者一场春雨以后。



又见繁花

徐建军摄

青春宣言

■ 刘笑伟

一段褪色的记忆,亦可以构成青春的一部分
当镰刀收割着夜色
月光也在遥想着自己
曾经的梦。一杯酒里,隐藏着心跳和热血澎湃的诗
此刻,不需要歌声
安静,是高音中最锋利的光
让夜色涌上堤岸,拍打你的心扉

青春总是在应该降临的时候
降临。人生不是线性的叙事
青春会突破、翻越
直接抵达山顶。让白发的时节
成为山脚下的回忆

把太阳托起来,把一切可以托举的都托举起来,照亮每一个角落
把云彩化为柔软的修辞
使山峰充满高耸的意义
那时,胸膛会激荡出一层层云彩的意象
作为鹰击长空的背景
山峰下的河流变得渺小,呈现眼前
用手捧起金色阳光编织的飞鸟、河流和鱼群
它们化为手掌上的纹路
成为青春的标记

此刻,群山起伏着人生的境界
当攀登成为风景
青春就是一次次
让人魂牵梦绕的仰望

■ 侯军

(一)

孙犁先生这一唱,余音袅袅,不绝如缕,至今已70多年了。很想找个机会,再去走访一下孙犁先生笔下的小刘庄、挂甲寺、灰堆、白塘口……

孙犁以擅长描写女性形象而著称,尤其是对女性心理的拿捏和表现,堪称一绝。在《津门小集》中,他所写的短文虽然没有直接塑造女性的典型形象,但却处处可见对女性在新生活环境下的生存状况的关注和体察。纺织厂是女工集中的地方。若问带孩子的女工最关心的是什么?排在第一位的一定是孩子。于是,孙犁专门去探访工厂的保育院——孙犁先是精心描写了保育院的环境,那是安谧而干净的,“扁豆花密集着开放了”;继而写到保育员们的工作状态,并点名:“保姆同志们的工作,直接联系着广大工人的情绪和幸福。”然后,才集中笔力来描写纺织女工们——“当母亲们从车间匆忙地走出来……如果听不见一声婴儿的啼哭,她们的心就安定了。她们坐在保育室的长凳上,给孩子喂奶,抚摸着孩子的身体,如果既不发烧,又没有斑疹,她们就高兴起来了……”

我常常在想,在孙犁之前,有没有斑疹的记者专程来到纺织厂的保育院,来采访这些琐碎的生活片段?至少我在天津日报资料室的旧报纸堆里没有翻到。或许,在大部分记者眼里,这些婆婆妈妈喂奶育儿之类的小事,不值得采写。而在孙犁眼里,确切地说,在孙犁所看到、所感受到的女工的眼里,这却是最大的事情——这篇《保育》,尽显孙犁观察生活的细腻和视角的独特。

《团结》是个大题目,也是很难易表现的一个抽象概念。孙犁在这个题目下,写的净是细微的小事:“我们的工厂演戏招待私营纱厂的工人同志”,这些外厂的女工们参观“我们厂”(注意:孙犁在不经意间已把

人称转换成第一人称复数),赞叹着机器的先进,羡慕着“我们厂”在厂房墙下开窗,以利于车间内部的通风,还跑去托儿所,“推开门去看那些小床,白被褥,青年的护士和正在喂奶的母亲们。”孙犁通过这些细节,意在表现国营厂与私营厂的工友之间是团结的——“在我们厂里,她们到处遇见热情的招呼。”

写完了内外的关系,孙犁的笔锋转向了“我们厂”的姐妹们,抓取的依旧是一个细节——“最动人的场面是大雨过后,她们从工厂出来,把心脚下的新白鞋。而在工厂的大门以外,家属们早提着雨鞋,抱着雨伞等候他们了。他们在工厂的门前,排成两行,让小雨淋着光头顶,却不肯把伞张开。工人下班出来,他们就不断探问:‘看见二姐吗?二姐下来了吗?’一见姐姐出来,他们就跑过去完成任务。姐姐把雨伞张开,就回身招呼她的伙伴们。她们有的三个人围在一把雨伞下面,有的两个披着一件雨衣,在大雨滂沱中说笑着回家去。”

孙犁以伙伴们在雨中互相打伞的一幕,看似漫不经心地,点破了“团结”的真谛。没有一句大话,也没有一句高调说教,甚至全篇都没有用过“团结”这个字眼,只有淡淡的一幕雨景,一切就尽在不言之中了。

《慰问》写的是纺织女工们为朝鲜前线争相制作“慰问袋”的故事。这又是一篇带有鲜明女性视角的短文——“十五支会把会员们做成的五颜六色的慰问袋,点缀在一个红星形的架子上,陈列在工会的办公室里。全厂的工人从窗前一过,就叫这些鲜明的、代表着崇高心意的礼物吸引了。”这是带有强烈时代色彩的一幕:当时,抗美援朝还处于准备阶段,慰问袋名义上是要寄给战斗中的朝鲜军民的。孙犁或许已经敏锐地感觉到,将有大事发生,因此,他专门写下了这一特定时间节点的典型事件——“这些礼物,都出自我们纱厂的女工或家属之手,出自她们的心意和劳动。她们在夜班

之前,在灯下赶绣着心里的话。她们知道:这轻微的礼物的实际的含义是重大的。它们要带着工人阶级的支援,到英勇斗争的朝鲜人民的面前,它们要通过祖国的边疆,到那色彩鲜明的兄弟国家的土地上去。……这对我们的工人来说,是一种觉悟,是从车间的团结,帮助落后,救济失业兄弟……伸展开来的伟大的工人阶级的觉悟。”

这一段,孙犁罕见地用了一些“大词儿”:英勇,团结,伟大,觉悟……如今回看,我们会觉得用这样一些词汇,来形容和赞美当年举国上下支援抗美援朝的群众运动,不是很贴切、很适宜吗?

接着,孙犁依旧是用一个精心选择的细节来收录全篇:“在许多袋子中间,有一个最小,它是个心形,也只有那么一个那么小。它是异常朴素的。只是用本厂标准的白布裁缝。有一条鲜艳的红绳系在口上,而且有一块坚实的物件装在里面。两个女孩子好奇地倒了出来:那是一枚小小的纪念章。这个纪念章是一个年龄很小的女孩子的。因为她在工作上的特殊的成绩,参加全市的工代会,获得了这个纪念章。在纪念章的下面,用一条红色的绸子,规规矩矩写上她的名字。”

一个小姑娘,把自己靠出卖劳动力获得的全市工代会的奖章,装进了慰问袋——这当中所蕴含的分量有多重,情感有多浓,意义有多大,一切都无须多言了。孙犁文笔之含蓄、之简洁,于此清晰可见!

(二)

新闻作品,一向被视为“易碎品”,有人形象地说它们如同庄子书中那些不知晦朔的“朝菌”,只有一天的生命。然而,对于好的新闻作品而言,却应该换个说法,那就是“今天的新闻,就是明天的历史”。不是吗,那些

从《狂人日记》开始,“鲁迅”这个呼啸着青春波涛的名字,便在沉闷的中国响亮起来。

■ 李木生

木心说,“鲁迅的文学,无疑是‘五四’以来第一人”,他是在说一个新时代的青春的鲁迅。

“五四”时代,是中国从未有过的变革与向上的时代,让一个古老且又重负缠身的国度,突然注入青春的因子,而鲁迅正是这个时代的一面青春的旗帜。从1907年《摩罗诗力说》的“立意在反抗,指归在动作……无不刚健不挠,抱诚守真”,到1936年9月5日写下《死》,预想着翻译、创作、出书的“但要赶快做”——无不贯穿着青春的主脉:创造。从1918年5月发表第一篇《狂人日记》起,到1936年10月17日去世前两天的《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三事》止,共18年的写作时间。18年间,他平均每年写作、翻译达35余万字。

《新青年》是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,陈独秀在发刊词中说,“青年如初春,如朝日,如百卉之萌动,如利刃之新发于硎”,并号召青年们自主、进步、进取,向世界打开胸怀。鲁迅的“听将令”,这个“将”,有胡适,当然更有陈独秀。这个曾在北京的绍兴会馆抄录古籍的嵇康的后来者,正以青春的活力,在《新青年》,更在封闭与沉溺的土地上,开始了孕育年轻中国的耕犁与播种。从《狂人日记》开始,“鲁迅”这个呼啸着青春波涛的名字,便在沉闷的中国响亮起来。“一发而不可收”之后,又先后在《新青年》杂志上刊登出50多篇作品,包括《孔乙己》《药》《故乡》等5篇小说,《生命的路》等随感录27篇,《梦》等新诗6首,译文3篇,通信1篇,更有《我之节烈观》《我们怎样做父亲》等堪称经典的杂文。发表在《新青年》第六卷第六号上的《我们怎样做父亲》,就在“救救孩子”的呐喊之后,进一步提出了“解放”孩子们的路径:“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,肩扛了黑暗的闸门,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;此后幸福地度日,合理地做人。”

鲁迅的一生,有过“救救孩子”的呐喊与“解放”孩子的呼吁,但更多的,是行动,是在开垦可以诞生新青年的土地,并与青年们结下了终生之缘。检索《鲁迅日记》,可知在和鲁迅有过交往的1900多人中,竟有七成以上是青年。荐文,校稿,抄写,寄书,谈话,买药,讲演,授课,营救,开药方,介绍工作以至为学生捆束出发的行囊,在他劳动的一生中,有一半的光阴是为青年们“打架”费去的。他可以为了一个不知名的青年打抱不平,宁可得罪一家大出版社和多年的老朋友;他可以对付恩将仇报的青年,隐忍并吞下委屈,不予回击,并在《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》中给以公正的肯定;他可以用自己的手稿包油条当手纸,却珍藏着青年们幼稚的木刻作品到死;他可以为青年看稿校对累得吐血全然不顾,却会因为一个青年的消瘦而难过。为了青年,他重笔浓墨地写下过传世名篇《纪念刘和珍君》《为了忘却的纪念》《忆韦素园君》等。他写《柔石小传》,“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被捕,由巡捕房经特别法庭移交龙华警备司令部,二月七日晚,被秘密枪决,身中十弹。柔石有子二人,女一人,皆幼”,在先生1931年8月5日的日记里又这样记着:“夜交柔石遗体教育费百。”他在写给许广平的未准备发表的信中,曾经这样袒露心怀:“在生活的路上,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,以饲别人,虽自觉渐渐瘦弱,也以为快活。”

我常常觉得,青春的鲁迅又是中国的普罗米修斯,他从日本、德国、苏俄、匈牙利、美国、荷兰等世界各地,将那些富含着世界新的思想与新的精神的作品,一点点地翻译并出版在中国的读者之前。不仅自己翻译,还带动并鼓励一群翻译者,去“盗火”与“拿来”。打量老版的《鲁迅全集》,就会发现,他的创作与他的翻译,可说是等量齐观。而这些翻译与他的创作一样,都是用他的那支“金不换”的毛笔,蘸着心血,于夜色浓浓的淡淡里一笔一画地写就。在鲁迅的译作中,果戈理的《死魂灵》是最难又最耗费心血的一部书,从1935年2月15日至10月17日,才译完了第一部。从他致黄源的信中可见翻译之难:“西帝要我译东西,没有细想,把《死魂灵》说定了,不料译起来却很难,花了十多天工夫,才把第一二章译完,不过二万字,却弄得一身大汗,恐怕也还是出力不好。此后每月一章,非吃大半年苦不可,我看每一章一万余字,总得花十天工夫。”而等到《死魂灵》的第二部于1936年10月16日在《译文》第二卷第二期上发表出来,仅3天后,鲁迅就离开了这个世间。

用“青春”二字形容鲁迅,是因为在我们所处的当下,在当代的中国,他那犀利目光依然犀利异常,他那蕴藏着巨大之爱的心,依然冲天般地散发着光和热。“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,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。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。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的民族英雄”,毛泽东对于鲁迅的评价,并没有过时。

“青春”的鲁迅,正向我们走来。

追忆大家

孙犁笔下的女性形象与天津风貌

真正把握住时代脉搏,真实展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风貌,摄取了彼时彼地典型人物的精神内质,活现出时代巨变中的微妙隐秘的新闻作品,将长久地存留在历史的铭石上。一代代的后人,一旦需要了解某个时间段,在某个地域曾经上演过的某一幕活剧,那就势必要翻开这些泛黄的新闻纸,从当时最真切、最精准的“目击”和“实录”中,去窥探埋藏于烟尘深处的本真原貌。我相信,孙犁先生在进城之初间,以一己之力为我们留下的《津门小集》,就属于这样的优秀的、可以传世的新新闻作品。

孙犁先生对自己的这些短文是十分珍惜的。在大病初愈之后,他在写给收集整理这些短文的再准舟的信中说:“既然是珍惜,也就偏重着写了它们身上带着的优点。写作它们的时候,是富于激情的,对待生活里的新的、美的支点,是精心雕刻,全力歌唱的……这些短文,它的写作目的只是在:在新的生活急剧变革之时,以作者全部的热情精力,作及时的‘一唱!’”

孙犁先生的这一唱,余音袅袅,不绝如缕,至今已70多年了。很想找个机会,再去走访一下孙犁先生笔下的小刘庄、挂甲寺、灰堆、白塘口……作为土生土长的天津人,这些地方我应该都曾去过,但是,我却没有见过他们解放初期的样子。离津多年,我也不太清楚它们现在的样子了。而孙犁先生的文章却唤起了我重新去探访的欲望,对比一下今昔之变,不是一个很有创意的新闻题目么……

孙犁先生在《津门小集》出版前夕,曾写下一篇后记,其中有一段文字分量很重:“我同意出版这本小书,是想把我在那生活急剧变革的几年里,对天津人民新的美的努力所作的颂歌,奉献给读者。”

作为天津人,我在此要给孙犁先生深鞠一躬,谢谢他的这份沉甸甸的厚礼!